

故事中的美：『易』行乎其中矣

陳柏廷
輔仁大學心理所 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本文主要是作者寫完故事的小小體驗，從自己的體驗與對易經美學的體驗相融而來。最後認為故事中的美在於其生命的變易，從真誠的面對自己與感通別人為起點，看到生命在不同的時間點、空間中狀態的變化，而每個人在不同的時空中所處的位置也不同，於是有著不同的行動，生命的變化就在這樣的因素下，生生不息的開展出來。從過去通往現在，從一個空間移動到不同空間，一切都在變動，一旦都在改變。能夠將生命中的經驗串連，看到生命狀態的改變，能在故事的過程體悟自己每個時間點的不同，並從過去停止的、挫敗的、不滿意的經驗中，經過故事的過程，歷經一場生命的轉化，看到自己的轉變，經驗轉化後的心境，體驗出生命轉化的可能，體驗出過去醜陋、陰暗的生命也有可能轉變，變得不那麼討厭，甚至覺得過去的經歷有點可愛，這樣的轉變過程作者認為就是故事中的美。

關鍵字：美、易、故事

緣起

這一篇文章是從我寫完自己生命故事後對故事中我的狀態的體驗的整理，用自己的話把自己對故事的體驗說出對我來說除了是對自己學習的整理，也是試著讓別人知道故事中能發生什麼事。也因為當過敘說課的助教，在看他們對別人論文的心得時，試著要告訴他們看故事時的觀點，試著告訴他們怎麼看到別人生命的美感，於是我開始從看學生的文本時尋找某些關鍵項目，讓他們知道可以從這些項目下手慢慢欣賞到作者的生命狀態的美感。同時因為自己也在寫論文的關係，也一邊體會著故事中自己發生的變化，慢慢的從看與寫當中我體會出了一些關於生命故事中美的元素在哪邊。加上對易經的喜好，從易經美學的文章與論述中，我體會到這些元素用來描述生命中的狀態有它們可能性，於是將自己對故事體會到的和易經美學做結合，結果就是這一篇文章，我試著用自己體會到的與自己熟悉的哲學來詮釋我對故事的體會。

敘說與故事

這兩個名詞在我感覺起來是不太同的事情，為了區分不同，還得加入一個事件。事件對我來說，比較像是條列出分發生的事情，一個一個事件的說出來，我想用敘事來表現這樣的感覺；我對敘說的感覺是將這些事件整理與安排，串連而成一個連續的內容；我對故事的感覺則是這些一連串的內容在經過整理，經過編排，而且有意義，有體會，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生命中的情感關係。

在我論文書寫的過程，我經驗到了這三件事，一開始要寫自己的生命故事時，經過漫長的回憶，因為開始不知道要怎麼進行，也沒有方向，所以就從最早發生的事情開始回憶，於是就逐條的將發生過的事寫下來，當有了這些內容後，我才有辦法將這些事情一個一個拿出來看，並且開始擴散，當內容夠了後，就進行串連，變成一篇一篇的內容，但慢慢的在回憶中浸泡就了，事件寫多了，在連串的內容中我看到了意

義，於是這個段落的内容有了標題，並且在這些内容穿梭當中，我看到了自己對於這些事與這些人的關係，於是也看到了我對這些事與人的情感，進到這樣的感覺中，是當我寫到九萬字左右後才開始有了這些感覺，我稱這樣產出的内容為故事。

右腦思考

能夠進到故事的狀態，我覺得是進到了右腦思考的狀態，這個狀態我想是經過九萬多字的磨練，並不是天生就能夠這樣說故事，所以前九萬字對我來說是種磨練的過程。

進入右腦思考的狀態，在於情感與意義的顯現。我們的右腦運作方式猶如一台平行器。平行的資訊經過我們的感官系統，同時湧入我們的腦袋。時時刻刻，我們的右腦都會創造出一大幅拼貼圖，内容是某特地時刻看起來、聽起來、嚐起來、聞起來、以及感覺起來的模樣。這些時刻並不會來匆匆，而是饒富感官、想法、情緒，而且經常伴有生理反應。它能看出我們彼此的相似性，也能體認我們與這個哺育我們的奇妙行星之間的關係。它可以感知宏大圖像，察覺萬物之間的關聯，以及我們如何融入成為大圖像中的一部分。我們之所以具有同理心，能體會他人的處境與感受，就是我們右腦額葉皮質的貢獻。相反地，我們的左腦能接收到波長較短的光，因此更有能力清楚描繪出銳利的邊界。而左腦擅長的是辨識相鄰物體之間的分界線（楊玉齡譯，2009，頁 273~275）。

於是當自己關在自己的世界，就是自己將自己與別人的疆界畫的更為清楚，別人是別人，我是我，這樣的劃分導因於我無法跟別人連結，彼此間的情感不用說就無法流通。退縮到自己空間的感覺雖然讓自己有安全感，但和別人的感覺與連接就消失

了，當我們不去跟別人連結，就看不到彼此間的關係，不去體認彼此間的關係，情感就難以出現。

意義感則必須將整體看為一體時才有辦法，若是個個事件是分割，自己與外界分割，就無法組成一個整體的樣貌。加上左腦是主邏輯思維的方式，在說故事時，會將整體拆成一段一段前後有序的段落，這樣就變成在描寫事件，且左腦在於分辨真假，但故事的用意在於尋找意義與情感的流通，用左腦思維的結果，將會在意事情間的真假對錯，反而看不到整體發展的意義，理性的思維也會阻擾情感的散發。

雖然左腦會有些壞處，但在故事過程還是要依靠它，但必須在不阻止右腦思考的狀態下出現，才不會壞了大事。

然而右腦思考的狀態並不是說出現就出現，難怪我要寫了九萬多字才有辦法體會右腦思考的狀態，經過一番的磨練，才稍稍開啓了右腦思考，才開始串連意義，情感才開始流通。

開始故事：無極生太極

在尚未開始論文前，或是還未說自己故事前，我看不見自己的生命，我對自己的生命無法感通，但當我開始喃喃自語的說著我的故事，也就像無極生太極，於是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辭上，第十一章），從小小的一個開頭變可見整個生命的歷程與變化，若是沒有經過這樣的歷程，我想我就沒機會體會自己的生命樣貌。所以也可以說，故事只是一個開頭，經過故事，我看到的是自己生命的豐富性。生命的色彩對我來說就是經過故事的這個歷程，才有可能讓自己遇見生命中那個美麗的我。當故事這個開口一開，裡面彩色的光慢慢的照射出來，將大地照

亮；相反的，沒有經過故事的過程，那個洞無法鑿開，光透不進來，世界一遍漆黑。如同混沌一片，分不清生命的狀態。

就像石濤所言：「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筆與墨，是爲氤氳；氤氳不分，是爲混沌。」（石濤畫語錄）。當畫家未著筆前，一片潔白絹素，曠無所有，一片空濛（姜一涵，2004，頁 52）。等到下了筆，紙張才呈現美妙的畫面，如同故事，未開始說時，畫面潔白，空無一物，但一開始說故事，生命就面前跳動。

故事的主要推力：一陰一陽之謂道 忠恕之間：

我認爲忠恕的觀念在故事中可以稱作是一陰一陽的關係。忠就是通往自己，忠於自己，對自己真誠，對自己了解透徹；而恕則是通往他人，同理他人，聽懂他人（翁開成，2002）。在故事中，或是透過故事，我就是在通往自己的過程，藉由說故事我來了解自己的生命經驗，故事說的完整、說的深入，就表示越走向自己的中心，越看清自己什麼。剛開始寫論文時，我寫出來的內容都偏向在描述事件，在寫回憶錄，整體的感覺就像是在寫開會記錄一般，然而慢慢的寫著自己的生命事件，慢慢的沉浸在那些事件當中，理解自己就悄悄的出現，接下來看到了事件間彼此的關聯，看到了這些事情對我的影響與意義，最後我看到了自己對這些事情的情感，通過這一層一層的疏理，才漸漸由事件的描述與回憶，進到了事件相互間的串連，最後演變成了故事化生命事件。透過故事我一層一層的往內看，也一層一層的了解自己。

同樣也藉由故事的過程，看懂了別人，藉由寫故事的過程，將他人的事情寫下，透過故事化的過程，我了解了對方。在我當生命敘說課的助教，看著同學寫著看完電

影、別人論文的心得，越是感受到能通過故事走向他人。在一開始的作業，我看到的是對電影或是論文主角的疏遠，經常有的狀況是，看到了主角的某個狀況，就馬上返回來寫自己的生命經驗，往往就把主角冷落在一旁；或是將主角發生的狀況，很簡單且很標籤化的貼上某個名詞，我在這樣的情況下，看到了故事通往他人的幫助，若是用故事化的方式來認識那個主角，就不會很化約、很去脈絡化的理解，通常這樣的狀況像下課同學互相間講別人八卦的意味，而藉由故事的過程，才能慢慢的走向主角，把主角發生事情的人事物、時間、空間給細細描繪，看到的人才立體了起來，通過故事看那個主角，才能越看越進入，越看越有味道，乍看之下往往很乏味、單調的一個人，因為以故事的方式去理解，那個人立體了起來，有滋味了起來，我們就不會馬上對他下評論，幫他想辦法，而能從一開始就陪伴在他身旁，看著電影或論文，猶如這個人在我們面前輕輕的和我們說著他的故事。

於是我體驗到，忠跟恕是故事中兩種重要的動力，藉由故事的過程，這兩股力量會運行其中，讓我們進入彼此的世界，這也就是寫故事最重要的地方，覺解自己，同理他人。

今昔之間：

另外一種體會是，這一陰一陽其實是自己的過去與現在對話，在故事中，我和過去的我對話，現在的體會與過去的記憶交融。回想過去的生命，我從中看到了這些生命事件對我的意義，也試圖理解過去的我做了些什麼，在做些什麼，看到了自己在過去的情境下的生命行動，整合這些過程，從過去的我體會到童年的遭遇有如自己的神話，理解這些神話與串連這些神話，是開啓通往現在的橋樑，過去也隱含了非常多改變的契機與密碼，將這些密碼解鎖，是連接過去與現在重要的道路。於是現在的我融會了過去的生命，兩者混合，過去的我指引著現在的我，而現在的我因為跟過去連接起來而通達，或說貫透，將過去與現在貫通也就是在時間上的我從過去到現在連接起

來，生命不再斷裂，生命中的小碎片被我串連起來，我才能看得見生命的意義與情感。生命上的暢通就像經脈的暢通，不會被某個結卡住，氣運行至結則堵塞，酸痛也跟著來，借用中醫中的一句話，通就不痛，痛就不通。

故事的四個面相：辭變象占

不管是寫故事或是看故事，我體會到這個過程有四個面相可以注意，用下面這句話來表達的話能夠簡單的了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尚其辭；以動，尚其變；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易，繫辭上，第十章）。

就言辭上來說，首先可以了解他的意思，這個人說了什麼，我能懂嗎？再來是了解話語的內涵，聽聽他的話中是否隱含了某些未說出口的意思。而在寫故事時也會有這些關係，以我自己的過程，最先是把事件內容寫出來，接著看看自己的意思是否有表達出來，有把意思交代清楚了嗎？這部份以為文字內容為主，主要在於文字上的使用，故事情結上的了解，也是故事形成最基本的元素，從文字上的使用與結構上的安排，可以體會出每個作者使用文字的方式，從這些方式中可以了解到每個作者特殊的形象。

若以變化來看，故事中充滿了這個人的生命歷程，從生命的低落到生命轉化，都在故事中展現，在寫故事的我，通過故事的過程，體現了生命的峰迴路轉，我怎麼從過去的樣子，轉變為現在的樣子！看著別人的故事，也試著追尋作者的生命轉化，看到他努力改變的過程。變化的過程是每個生命故事中最為美的歷程，看著一個作者或自己寫故事的變化，能體驗其中生命扭轉的勁道，一個人怎麼從失落走出來，在故事中隱含了許許多多的微妙之觸，看著作者在這些時空中怎麼行動，怎麼理解，怎麼體悟，最後又怎麼反彈，感受作者那反彈的過程與勁道，彷彿看著舞者在舞台上賣力的

旋轉、跳躍、起舞。美就在作者費盡心力、嘔心瀝血的行動與故事後，呈現出轉變的樣貌。

若以象徵的意涵來討論，就在於這個故事對代表了作者的什麼觀點，作者透過這個故事要傳達什麼，還有了解作這寫這個故事的用意，我想，會勇敢寫出自己故事的人，一定在故事中看到了自己些什麼，或是這個故事的過程對他來說一定有什麼用意，或是說創作的意念，通常故事的題目或段落的標題，都隱藏著故事的象徵意義。另一方面事故事中的情感面相，體會自己生命中的關係、事件的關係、與人的關係，在體會這些關係中看到自己怎麼樣與這些事在關連，自己做了些什麼行動來回應，想要以什麼行動回應，最後看到了自己與些關係的情感，自己行動的情感。故事的意義與作者的情感有時不是那麼明白的顯現，而是隱藏在文字意義之後，於是得靜下心來的體會，才能從文字中發掘作者的情意，看到他對生命的情感，而這情感通常有就是作者能夠發生轉變得契機。故事中象徵的意涵對讀者來說就在於體會出作者那顯而未見的意義與情感，超越了文字上理解與推理，進入到作者的生命中，理解內容與整體故事對作者的意義。

若以占卜來說，就是對於未來的展望，或是對於未來定位，或者看到當下推估未來，也可以說透過故事來通古觀今，承先啓後。在故事的過程，面對自己的過去，試圖理解它們，試圖感受那遠離我們與被我們遺忘與拋棄的過去，發展一種可能將過去連接起來，從這些行動與故事的過程便能將過去對自己的意義連接感通，最後形成一種力量、意義，接著便能帶著這力量與意義往未來走去，於是過去與現在、未來變成行行相關，密不可分的整體，於是看見未來的可能性與方向，帶著一種力量往未來走去。

故事中生命的展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面對自己的生命，並且將它寫下來，接著面對各方人馬的疑問，加上出版後得面對更多人的省閱，說自己的故事很難，想到要讓這麼多人看也難，更何況不知道誰會看到，自己不喜歡的人可能也會看到，所以站上台說故事的人必須帶點勇氣，但必須先有勇氣面對自己，面對自己凌亂的過去，或不堪的過去，要將它說出口已經很困難，更何況說出來後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會受到別人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

但決定要說故事後，說什麼都必須勇敢走下去，不管最後會說出麼，不管說到什麼程度，只有說才有機會成爲自己，只有真誠的說下去，才有可能說出什麼，最後在這來來回回的說當中，我變成了什麼，我看到我是什麼，在這樣的過程，如同《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有不斷的前行，不斷的說下去，生命的樣貌才會顯現其中。生命就在我不放棄的往下走之際，才有可能開顯出來。說畢回頭一看，啊！我是可以這樣走過來的啊！那美妙的生命創發之力，是在我不斷不斷的說當中湧出的啊！

故事中的時與位：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易經以一個卦來說明一件事情，而以六個爻來說明這件事情當中的六個發生時機，而每個爻又佔據了一個位置，從這當中的啓發與我自己寫故事的體會，一件事情的發生，時間與位置或是說空間在這當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一件事情的發展歷程，當中每個過程的發生時間與空間都是造成結果的因素。

放在故事當中給我的啓發與我的體會，時間是故事中其中一項重要的成份，首先看到了自己在某個時間點所做的事，所採取的行動，與所做的選擇，把時間因素放進去理解，會有深刻的體會，我才知道我什麼時間做了這些事，在這個時間點上，我的選擇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這時，時間與空間情境的脈絡就展現出來，我的故事也變

得立體，將人放在立體的狀態觀看，才能了解其中的豐富性，有了時間點的故事，能前後呼應，生命每個時間點分開的談，但又能緊密的連接，於是才有生命的軸線，有了故事的意義，因為前一個時間點與後一個時間點是獨立發生，卻又息息相關，將獨立的時間點發生的事連接，就像用針線將一顆一顆的珍珠串連起來，最後形成一串美麗的項鍊，時間就像那串連珍珠的細線，空間就像那一顆顆珍珠，若是沒有那線，珍珠就散落一地，若是沒那珍珠，有線也無法顯示其整體之美，只有線跟珍珠透過我們的手才能串出美麗的珍珠項鍊。

時間與空間的作用也在於，讓我了解生活在什麼狀況下，對照起別人的故事，也許相同的主題，但因為生活的時間與空間的不同，造成了非常大的差異，藉由敏感自己與別人故事中的時間與空間，於是分辨出彼此的不同，也容易發現對方的特殊之處，每個人的故事是發生在非常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交織的時空中，每個人的特殊性也因為他所處的時空變豐富與獨特。

時間與空間中產生了位的問題，處於什麼位置，除了外在的時空條件，自己處的生命位置也會讓每個故事變得不同，我因為曾經當了隊長，於是開始思索球隊的發展與生存問題。卦中的當位也就揭示了處在某個時空中，加上自己的位置的因素，產生了什麼樣的行動，在不同的時空與位置，也就得採取不同的行動，也就發展出不同的故事。

「時」，有始有終；「位」有上（左）則有下（右）。終始、上下、左右之間，則是中（姜一涵，2005，頁 70）。每一個時間點都有著中，也就是恰到好處的“度”，能藉由故事看到那恰到好處的“度”，即看到了時間與空間的流動與變動，並了解在當下位置所做的行動，從故事的過程讓三者相合，就體會到了那中和的行動美感。也許在生命當下那一瞬間沒辦法看到自己的行動那個中，或是在行動中無法顯

現那個中，但經過故事的過程，慢慢找到那個中，就是看到了那個“度”，慢慢掌握那個“度”（李澤厚，2002、2005、2011）。

易經乾卦的彖傳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掌握了時跟位到恰到好處時，變掌握到那個“度”，生命的狀態於是充沛的呈現，除了在故事中，在現實活動中也同樣能發展出獨特且有意義的行動。。

故事中生命樣貌的幾希處：深幾神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言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物；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繫辭上，第十章）。從故事的觀點，我所體會到的是，通過故事，可以看到自己與別人生命的細微與細緻之處，看到深，覺解的深，則越能看見生命當中困頓與通達間轉化的力道變化與變化的徵兆，怎麼從困頓而走向通達，看到轉折處的扭轉可能與方式，了解自己與他人如何渡過這一時期，於是能察覺生命變化的奧妙與美感。越是對自己的故事通透，就越能了解自己行動的緣由與意義；看到生命細緻微小的變化，便能成就自己生命的理想狀態，活出自己的樣貌；對自己的生命狀態越是清楚，越能掌握轉化的可能，生命樣貌也就能自在的隨處伸展，也就自由了、神了。

故事中生命的轉化：生生之謂易

我從記憶中所記得的碎片開始撿起，慢慢的拼湊成一條一條的事件，在串聯成段落，才發展到故事的樣貌，這一路的過程，除了組織生命事件，將之連串，時間與空間運行其中，在這些進展的過程，生命的變化默默的就隱含其中，從時間的變化到空

間的變化，從事件到段落而故事，除了是形式上的轉換，也會是實際生活中狀態的轉換，思想的轉換。

在故事的過程，不斷不斷的體會自己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的又寫又改，有時認為沒什麼了，但慢慢發酵後，從頭又看了故事一次，發現還有可以改變的地方，便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一次又一次的體會，慢慢的磨、慢慢的浸泡，最後創造了不同的故事，創造了對生命不同的體悟，也就創造了不同的行動，生命因此也轉化了

在行動中，轉變代表著生機，當初遇到的狀況我若是沒有鏗而不捨的面對，也不會寫出後來的故事，就是因為面對自己狀態，並且開始轉變，生命的過程才開展出不同的面貌，生機中展現了轉變得可能，每一個轉變又帶來了一些生機，有變動才有美的出現，否則如同死水漸漸污濁，因為流動帶來轉變，每一分每一秒的樣貌都不同，才體現出生命的美感，生命的生氣就在於不斷的改變之中，生生之謂易啊！

故事中變化之形成：感而遂通

對於故事中變化的形成，建立在是否理解了自己的故事，時間的串連與變化，空間的轉變與拓展，位置的變化與了解，看清楚了自己的狀態後，離改變還有一些距離，關鍵就在於是否對自己的狀態有感。

故事就是讓自己體會自己生命的過程的一種方式，通過故事的方法，我的生命狀態呈現了，呈現而不理會，變化並不會自動產生，我認為這之中還得關係於自己對於自己生命是否流露情感，情感沒有接通，就像一個旁觀者，看著別人的故事，只是看到而沒有參與情中，是故，透過故事讓情感流通，是帶動改變的契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系辭上，第十章）。尚未開始故事，我對生命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改變的契機也就隱而未顯，生命無法轉化，堵塞僵硬，沒有生機。當我開始講故事，便開啓了感通生命的開關，在故事的

過程，豐富的生命內涵展現，情感流動其中，瓦解了堅持，衝破了枷鎖，灌溉了生命。我想我才有辦法了解我生命的來龍去脈，開始看清處我成爲現在的我的原因與歷程。

故事中的情與意：類萬物之情

對於寫故事，我的體會在於是否有情感的流通與生命意義存在其中，若是沒有這兩樣在內容中顯現，以我的感覺，只能稱爲敘說，還不到故事的境界。

事件只是單純的紀錄某件事的經過，也可說是始壯究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將自己的心意放置到內，看到自己與外物或人的關係，體會自己做這些事的緣由，爲什麼想做這些事，時間點前後是否有著什麼樣的關係，開始追尋更多在事件過程中的細節後，我突然發現，今天的我走上這一條路，其中包含著許多的原因，有小時候的童年經驗、學習經驗、行動場域的經驗，回憶著自己身在當中的樣貌，拼湊了前後的形成脈絡與經過，就慢慢體會到自己和這些周圍的人與物間有著一些因爲互動與行動後產生的連結，也就是彼此間的情感，尤其是自己對人跟事的看法因爲這些互動後被產生的情感影響，更能感覺到自己和這些人的連結的珍貴，因爲有對人事物的情，整個人也變得溫柔，不用再兇別人，看世界也多了一分美感。看到自己與關係的情感，就容易看到自己在做這些事行動中的意義，原來自己會去做這些事都對自己有著某種意義感，也許當下並沒有很強烈的連結，但經過故事的催化，意義會慢慢的浮現。

所以通過故事的過程，能將自己與關係的情感提煉出來，看到彼此珍貴但隱含其中的連結。就像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易，系辭上，第十二章），而在我寫故事的過程，也在說著自己做這件事的意義與心意，故事中顯其情意。難怪說聖人

之情見乎辭（易，系辭下，第一章），故事中的描述充滿了每個人對世界中關心的情意啊！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系辭下，第二章）。從故事的過程，回想過去的事件，看著自己與他人互動，透過文字記錄，檢視自己在處境中與身邊人的互動，慢慢的體察，接著這些，過程透過故事的方式表達出來，也就透過故事看到了自己與對別人情感。

故事中的知識：圓而神、中和

故事中不是在追求邏輯的正確，也不是在確定分析合不合理，而在於是否能在瑣碎、破裂、分割的生命中將他們拼出某個樣貌，看出其中的意涵，嚼出生命的滋味，體會行動中的情，欣賞生命中的美。這樣的過程，彷彿藝術創作，顯然不是走直線邏輯推理的歷程，而是走曲線、發現、創造的歷程。

面對早期經驗，那充滿矛盾、混沌的時空，雖然有些擠壓與壓迫就是那個時期產生，但也有不少原初的美感生命經驗在那之中，兩種生命早期的壓迫與美感混雜，就形成了一團分不清又糾結在一起的獨特經驗，覺解這一團經驗，從中創造出意義，靠的是原始的巫性智慧，人最有創造力就在於這段時間中的經驗，能從這當中尋找與消化才有辦法找出原始的創造力與美，這些經驗是帶來人往後轉變得重要土壤。而這些經驗也是一個人最原初的神話，一個人的個性與文化，都是從這些經驗中長出，於是消化與認識這些經驗，就是認識一個人的來源。這些經驗也是一個人的童年的夢、最美的夢，如何讓這些夢飛翔，得依靠巫性智慧，從那裡始發現了純樸、野性和人類最原始的創造本能（姜一涵，2005，頁 80）。

接著從原始的狀態脫離而出，靠的是人文的智慧，如同先秦時代理性的發展，將人從迷信臣服於天的狀態中解脫，要從童年與早期經驗中解脫，也就得靠人文的智慧輔助，發展出行動，慢慢讓自己成長，找回主體性，經歷分辨、叛逆、比較、批判，接著建立自己的理性辨認，慢慢的磨練，於是長出自己的樣貌。

而在故事的過程，將兩個融合，一邊咀嚼童年的夢與神話，一邊覺解自己成長的理性行動，故事中描寫與記述，最後靠著如藝術般神性的智慧，將兩段過程融合與串連，於是生命有了點生機，增加了幾分色彩。在故事中尋找出了意義感，體會出了情，發掘了美，依靠的就是這神性般的藝術智慧，也就是圓而神的整合串連智慧。

過去，看起來被壓迫、傷害的事，經過故事的過程，也就不那麼恐怖與厭惡，在故事中發生的轉變，也就讓過去種種猶如眼前雲煙，淡淡的升起，卻也充滿了滋味，並覺得它可愛多了。故事將過去與現在呈現，提供了一個中和的可能，也就是改變的機會，在故事中，什麼都有改變的可能，透過一段親密的旅程，人與想法發生了改變，在這中性的世界，天堂並不完美，有地獄，但地獄並不猙獰恐怖（姜一涵，2005，頁 214）。過去與現在，壓迫與自由並不那麼對立，並不那麼分離。過去可以重現，現在將會成爲過去；壓迫中能找到自由，自由中隱藏了壓迫。因爲一切都有變化的可能，能將這些衝突與分裂轉換，靠的會是所謂的蒼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易，系辭上，第十一章）中的圓而神的智慧了。

故事中的題目與標題：立象以盡意

故事的題目與標題在完成的過程中，往往不是一開始就先想好，有些通常是等到我寫了一半或寫完後，該段的標題才跑出來。

有些標題不是那麼白話，或是一看就懂，而是借用一些特別的語彙，然而這些語彙卻隱含了某些象徵性、某些意義性、某些隱喻性，這些詞都是在寫完那一斷後產生的一些感覺，於是用某個詞來敘述這個感覺。

在想題目的過程，其實就像是在建立某個意象的過程，所以題目往往不是一開始用想的就能產生，而是寫到一定程度時才會靈光一現的跑出來。

故事中的美：易行乎其中矣

故事作為了解自己生命過程的方式，透過講故事我看到了生命中的意義、情感，從生命中找到了重心，並從行動中將合規則性與合目的性的衝突化解而實踐出恰當好處的度，這些過程整體來說，我體驗到的是一種改變的過程，過去與現在的改變、想法上的改變、心態上的改變、行動上的改變，從一開始寫故事的茫茫然，到最後看出了些東西，從一開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知道怎麼去說它，到最後的結果，中間每個過程都是改變的結果。從故事中體會到什麼，接著在行動中實踐；在行動中不清楚麼，透過故事整合，從一開始到最後的結果都是因為不斷的在改變，不斷的在調整，才能在整個故事的過程中發生些什麼，而我認為這些改變的過程是整個故事過程或行動過程中美的來源。因為一直在改變於是不會停滯，一直在變化而不致於凝固而呆板，生命不斷的在變化，每個時間點都有不同，因為對自己體認了自己生命狀況，看到其中的衝突與矛盾，學習去面對與突破，才能展生那個改變，通過了改變的歷程，衝突才能化解，矛盾才能開朗，因為中間變化過程，生命才從低處反彈，而我認為這個反彈、改變的歷程就是一個人生命之美的展現。

人格可以是一輩子的創作（翁開誠，2002），是因為不斷的在改變中前進，解構後又結構，結構後又解構，就是在這樣的重複歷程中，生命開展而美在其中。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系辭上，第七章），人在世上，生老病死，從小到大，不就是一直在變化嗎？通過故事，人的生命跳躍其中，處處都是變化的轉機，處處充滿著變化，美由此現，人由此成。

結語

我是一個從體驗中學習的人，我稱自己是右腦風格者，於是學習得透過自己的行動體會，才能將知識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這篇文章是我自己故事後與當助教看學生文本的一些體會，我試著用我自己的話，用自己看過的書，融合而創造出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在於跟朋友分享我在故事中的體會，故事能發生什麼作用，我想透過自己的體會把自己對故事的感覺說出來，能有效的跟朋友們溝通，也才会有我自己體悟，這篇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想法下誕生的。所以我稱它為故事後我對故事小小的膚淺體驗。

參考資料

易經

易經繫辭傳

石濤畫語錄

李澤厚（2002）。歷史本體論。香港：商務印書館。

李澤厚（2005）。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北京：三聯書店。

李澤厚（2011）。哲學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姜一涵（2004）。石濤畫語錄研究。台北市：蕙風堂。

姜一涵（2005）。易經美學十二講。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翁開誠（2002）。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應用心理研究，

楊玉齡（譯）（2009）。奇蹟（原作者：J.B.Taylor）。台北:天下文化。（原著出版年：
2006）